

18°C



相思牛奶

Thoughts of love milk
堂暖米·作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相思牛奶

Thoughts of love milk
掌暖米·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思牛奶/堂暖米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108-0074-0

I. 相… II. 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618 号

相思牛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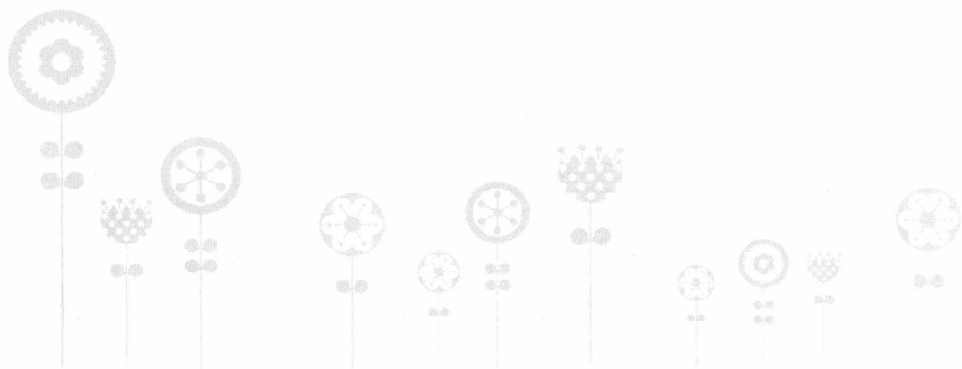
-
- | | |
|-------|---------------------------|
| 作 者 | 堂暖米 著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徐尚定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 68992190/2/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信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8 |
| 字 数 | 190 千字 |
|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0074-0 |
| 定 价 | 24.8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 第一章 初始的交错 //1
- 第二章 里维埃拉 //6
- 第三章 夜之花 //13
- 第四章 媒妁之言 //18
- 第五章 疗伤情歌 //23
- 第六章 岁月盒 //28
- 第七章 十二点魔咒 //34
- 第八章 镜中人 //39
- 第九章 治愈系少年 //44
- 第十章 恋爱实验 //50
- 第十一章 甄月，甄月 //55



❀	第十二章	某些秘密	//60
•	第十三章	恐怖小说	//65
•	第十四章	湖心记忆	//70
•	第十五章	面包有了	//77
•	第十六章	不安分的心	//82
•	第十七章	明争暗斗	//88
•	第十八章	假扮的天使	//94
•	第十九章	几两青春	//99
•	第二十章	酸莓小夜曲	//105
•	第二十一章	真心话	//110
•	第二十二章	掌中刺	//116

相思半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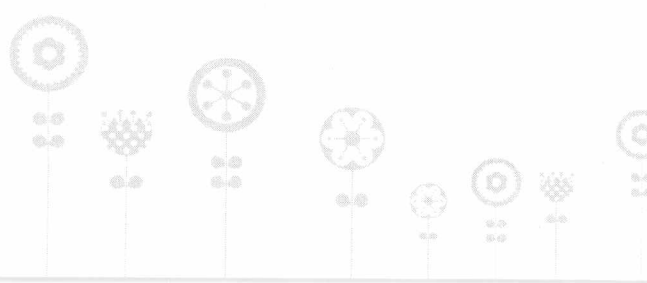
目录

- ❁ 第二十三章 白色深潭 //122
- 第二十四章 声色犬马 //127
- 第二十五章 夫妻脸 //132
- 第二十六章 东京假期 //140
- 第二十七章 临时绑架 //146
- 第二十八章 小镇“疯”波 //153
- 第二十九章 命运齿轮 //161
- 第三十章 拜见公婆 //167
- 第三十一章 小TRICK //174
- 第三十二章 橙色百合 //180
- 第三十三章 逐客令 //186



- 
- ❁ 第三十四章 湿地暗语 //191
- 第三十五章 温柔的慈悲 //196
 - 第三十六章 晴天雨天 //203
 - 第三十七章 记忆沉淀 //209
 - 第三十八章 眼泪的秘密 //214
 - 第三十九章 空镜子 //220
 - 第四十章 雨的世界 //227
 - 第四十一章 当时的月亮 //233
 - 第四十二章 前因后果 //239
 - 第四十三章 蕊黄无限 //244

相思半奶





第一章 初始的交错



岳衡的心情就像阴沉欲雨的天色一样，沉沦在雾气弥漫的沼泽里。

那篇论文，他费尽心血煎熬了多少个日夜才创作成的论文，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冠以别人的名字，发表在某个国内知名的期刊上。对于他这个名不见经传刚毕业的博士来说，这本就是很常见的事情，但他却始终难以释怀。走在清静的街道上，看着两旁筹备开业的店铺，看着匆匆与他擦肩而急匆匆上班的人们，他很落寞。别人都有事情可以忙，他却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

他已经二十八岁了，自认为在研究领域有着坚实牢固的知识基础，自认为在学者这条路上可以走得很远。终于明白，曾经的抱负，也许需要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沉重到自己负担不起。他站在一棵法国梧桐下，感觉没有阳光的清晨是多么的压抑，他想要休息。这棵树很粗壮，他靠在一旁，一米八零的身躯贴在斑驳的树干上，感觉到充满粗糙感的抚摩。他似乎可以听到大树的呼吸，深重的呼吸。只是，他渐渐闻到了一种另类的清香味，那并不是花香，而是一种复合四溢的香气，是香水。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听见树后一个女孩在念英语文章，是一篇 BBC 新闻。听上去女孩的英语发音还不错，只是她刻意模仿标准英音却有些弄巧成拙了。她执著地念着，念着，念到他开始抓

狂。本已经波澜不平的心绪开始更加激烈地躁动，就好像一辆刚刚启动的跑车又迅速加足了马力。他本就是爱冲动的人，一种凭空而来的怒气使他再也不能平静地靠在树干上，呼吸着早被污染了的浑浊空气。

“小姑娘，你的发音也太差了。”他佯装漫不经心地转到树后面，看见一个长卷发披肩的女孩，她皮肤微黄，鼻尖上虽然有颗痘痘但显得很俏皮，眉毛精心修过，眼睛很大而且闪着灵性的光，那张小脸不仅美丽而且十分可爱。看到这张瑰丽的面庞他的怒气竟然有些消散了。她穿着很讲究，一身白色西装套裙，一双浅蓝色漆皮高跟鞋，配黑色丝袜，似乎是一个起床太早跑到家门口空地上练英语的白领阶层，只可惜这位“白领”打扰了某人的“清修”。

那女孩愣了一下，把手中的书放下，盯着他看了几眼，突然开口说：“怎么，你是来砸场子的？”

他恍然被噎了一下，发现女孩显然没有看上去那么柔弱，他好面子的个性唆使他决定索性就与其争论争论，扬着眉毛继续说道：“砸场子不敢，你又不是什么李阳、许国璋之类的。我是说，你念的BBC很有伦敦郊区的味道，真是吓着我了。”

小脸“唰”一下红的像西红柿，撅起嘴说道，声音虽然很细但却透着坚定：“哼，看来您对我的英语很不爽撒？可是话说回来了，我念得再烂也不需要您来教训我啊？不过呢……”她顿了一下，仔细观察着对面的男人，他个子蛮高的，属于瘦长型，脸尖尖的，眉眼倒还比较平和，虽说不是很帅气但还算是顺眼，看起来年纪有二十七八岁了。

用“您”来称呼完全可以表达出她的不满，“不过，听说像您这样看上去就很德高望重的中年人就是喜欢教训别人的，这我也没有办法了。”她冷笑了一下，觉得拿男人的年龄来开玩笑是个很好的攻击模式。她天生就是古灵精怪的，枯燥的早晨从树后冒出来这么一个不识趣的“老夫子”式人物，倒让她觉得有趣了。

他从未被别人称作过中年人，之前就觉得女人这种生物天生就是刻薄的，当然，他可爱的女友并不在刻薄的行列。此刻的遭遇更印证了他的观点，没错，眼前的这个更加刻薄。他感觉到心中的烦躁情绪

正在一点点侵蚀着他的理智，几分钟前的他虽然也是处于烦闷状态，但那时他的周遭起码还是清静的，现在可好，他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女孩的手机响了，是钢琴曲《卡农》片段。她咄咄逼人地盯着沉默的他，从白色的 GUCCI 小提包里取出手机，背过身去接电话。

“喂……嗯……是呀……我现在就在那家公司的楼下呢……不是的，是八点半开始……对呀对呀……我正在练口语呢……烦死了……遇到了一个变态……不是……不是暴露狂……反正也差不多啦……好，等面试之后我再跟你说哈。”

她挂了电话，将可爱的玫瑰色翻盖手机放回提包里，转过身来说道：“这位英语大师，您要是是如此充裕的时间来探讨我的发音问题的话，还不如关心关心地球的生态变化吧。您知道大气层为什么每年都下陷那么多吗？那是因为如您这样无聊的人整天说些没有意义的话来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说完，她帅气地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穿过马路，进入对面一座办公大楼里。

那男人站在原地。他被她在电话里说成了“和暴露狂差不多的变态”，然后又被害成污染地球环境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他很窝火，很窝火，看着她的背影，他愤怒地踢了法国梧桐的树干一脚，结果可想而知，根据力学原理，他的脚部也遭遇到了同样剧烈的疼痛。

齐筱玉坐在走廊上专门为应聘者准备的椅子上，忐忑和慌乱不期而至，再加上几分钟前遭遇到那个诡异男人的事件，使得她更加不安。也许这一天都会因为这个大衰人而蒙上晦气的阴影，也许面试不会通过，也许……也许……

正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女人尖尖的声音喊道“齐筱玉，哪位是齐筱玉？”她连忙站起来走到写着“人力资源部”的门边，看见一个穿浅蓝色职业套装、戴黑框眼镜的标准职业女性笔挺地站在那里，目光里充满冷漠地看着她说道：“进去吧。”

她咽了一口唾沫，以中速走进那间面积不大的屋子，朝阳的一侧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百叶窗帘将本来就很稀少的阳光牢牢地遮挡住。窗前有一排共五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们虽然长相各异，但穿上同款的西装怎么看怎么像五胞胎，每个人都带着胸卡以彰显自己在公司里的显赫职位。五个人分别打量着她，其中最左侧的男人最先发

问：“请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她点了点头，脸上恬静的笑容里糅合着明朗与自信，开始滔滔不绝地说道：“我叫齐筱玉，今年 23 岁，毕业于本市 A 高中。我非常喜欢钻研市场营销方面的图书，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本就是《美国故事十中国启示》，这本书里很多营销方面的成败故事都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我可以胜任贵公司的市场营销策划专员一职，如果诸位愿意给予我这个珍贵的机会的话，我将施展我的才华，为贵公司的营销战线提供新鲜的血液。”

仍是最左侧的那个男人，不耐烦地翻着手中的简历，连头都没有抬，幽幽地说道：“齐小姐，你没有任何工作经历。你的学历只有高中而已。请问，我们要怎么给你这个机会？”

“我认为求职的先决条件不是学历和工作经历，而是为公司赴汤蹈火的热情和工作的规划性。我对贵公司的这个职位充满了向往，并且认为，我平日涉猎的知识完全可以在这个职位上施展出来。我还有很多很好的企划可以在进入公司后实施。所以，希望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她的双眸里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只是她发现，对面那一排男人都是同样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这下更像五胞胎了。她立刻明白，这一次，又败了。

最左侧的男人继续说话，面部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不好意思，齐小姐，看来我们和你在对这个职位的理解上还有些分歧。我们需要的是专业人才。其实，在看到你简历的时候，我就不主张让你进入面试，但是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民主和集思广益。所以我们希望你见一面，听听你的见解。即使这样，还是希望你回去等我们的答复。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民主？集思广益？哦卖糕的！果然我只是个陪试的。齐筱玉心中愤愤地想到，但怒火还没有蔓延到脸上，她礼节性地微笑着，退到门外，退出这座大楼。

第 N 次化妆打扮成 OL，然后第 N 次求职失败。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虽说是省级重点高中，但那纸文凭究竟有多单薄她心里一清二楚。她却不愿意放弃，毕竟出身富家的她，生活多半是浸泡在无聊和玩乐里，面试也可以算是新鲜的娱乐了。她告诉自己失败了就失败

了，本来就没期望太多。可是她却不敢闭上眼，因为只要眼睑合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对她说，筱玉，以后你做OL好吗？就像《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莉香一样。

高尔基路的爱伍伍咖啡厅，洛可可喝了一大口太妃糖摩卡，她欣赏了一会儿精致的白瓷杯子，又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几分钟之后一身白色职业装的齐筱玉出现了。

“好热，现在不是春天吗？怎么那么热？服务员——给我一杯香蕉拿铁。”她坐下，把包包放在旁边空着的椅子上，迎着着可期待的眼神，故作轻松地说：“又一次被拒。我算算，大概第十几次求职失败了。”

洛可可穿了一身橘色运动衣，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就像是还在念书的大学生。她毕业一年了，在一家外企做职员，薪资优厚，但工作压力很大。这次竟然连续两星期加班都没有休大礼拜，所以公司给了她两天的假期。

“嗯，要有信心，不能放弃。”可可以的长相很像古典女性，她并非有倾国倾城的绝世容貌，却周身散发着高贵而阴柔的气质。她的双眉纤细，眼眸如柳叶般细长，嘴唇轻薄，皮肤有着健康的白里透红。她的鼓励里有些苦涩，面对屡战屡败的好友，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相信对面女孩的治愈力还是超强的，在遭遇痛击之后，往往可以很快补血，甚至可以迅速升级。就像魔兽里面那些加血职业一样的小强。“对了，今天这身白色套装蛮漂亮的，很文静的感觉。”她从不吝啬夸奖她的小闺蜜。

齐筱玉嘿嘿一笑，悠悠地说：“CHANEL哦。”

“切——”

“对了，你上次不是说要开一个面包店吗？”洛可可问道。

“面包店啊……”齐筱玉似乎早把这个创意抛到了脑后，说道：“嗯，话说老爸给我创业的钱被人借走了。”她的生活乐趣除了到处面

试之外，就是挥霍父母的钱财。

“谁？”洛可可吃惊地问道，“该不会是尤殊波吧？那个小骗子？”

筱玉眨了眨明丽的双眸，漫不经心地喝着香蕉拿铁，打了个哈欠，说道：“嗯，就是我那千娇百媚的小白脸。”



第二章 里维埃拉



齐筱玉在约定的时间赶到位于市中心水晶玻璃建筑物的大门前，她等的人却没有来。

天气晴好，风和日丽，空气中弥漫着春日的花香。她总是喜欢根据心情选择一个合适的妆容，所以那天她选择了茶色立体裸妆。对于一个不是 OL 而向往成为 OL 的女孩来说，化妆已经成为一项驾轻就熟的技能。一大早起床，她坐在粉红色调的房间里，面对着华丽的梳妆台，摆弄着全套 DIOR 的彩妆，涂涂抹抹。大功告成之后，她对着镜中人微笑，微笑，然后长舒一口气。每次和他见面她都会用安娜苏的洋娃娃香水，因为他给她的是一种幼稚而不单纯的感觉。

她那身白色的连衣裙在微风中轻轻起伏，那个人终于由远及近，走了过来。

尤殊波半长不短的头发永远是蓬松松的，一副不良少年的面孔。问题是他的皮肤超乎寻常的白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样的白净有些不可思议。他的双眸大大的，闪着紫色的光，显然是戴了美瞳。嘴唇很薄，苍白到没有血色。所以齐筱玉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被吓到了，因为这孩子很像韩国某个叫东方神起组合里叫在中的花美男。说他是孩子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尤殊波和筱玉是同年生人，只不过他大学念了两年就休学了，后来干脆就肄业了。父母不在身边的他独自漂泊在 D 城，竟然每一日都活得很滋润。

“MM今天心情不错啊，白色连衣裙很漂亮哦。”

油腔滑调。齐筱玉面无表情地倾听着没什么含金量的赞美，然后开口说道：“钱拿来。”

尤殊波小碎步移动到齐筱玉的身边，亮出杀手锏，用那双如水的眸子深情地直视着对方，语气柔和而哀伤，说道：“MM，再等几天好吗？再等几天，我就会把钱还给你了。我们可是共患难的知己啊，你不会忘记这段深厚的情谊吧？”

白色的小提包不轻不重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这男人乱蓬蓬的脑袋上，齐筱玉依然面无表情，说道：“这是对你不守信用的惩戒。”

“哦——”他一边呻吟一边做痛苦状，声音微弱地说道：“MM，你对我真是太好了！竟然用这么贵的包包打我！我真是……真是受宠若惊！”

齐筱玉决定无视自己满脸的黑线，看着对面如花般美艳的男人，无奈地说：“算了，一起逛街吧。”

于是花美男化身成了小跟班，一路追随在她的身后，穿梭于各个购物中心之间，拎着大包小卷，不厌其烦地等待某人试衣服试彩妆试香水并提出还算专业的建议。

一个上午毫无惊险刺激地过去了，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香格里拉咖啡厅靠窗的座位，四目相对，竟然沉默了良久。

尤殊波是最耐不住沉默的人，他嬉皮笑脸地开口说道：“MM不是说今天有中学同学聚会吗？用不用带我去撑撑门面啊？”

“你有什么好看的？”齐筱玉双手捧着那杯曼特宁，不屑地问道。

尤殊波甩了甩脑袋，弄出一副倾国倾城的架势，说道：“我可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树临风、高大威猛……”

他一连串的形容词还没有赘述完毕，她的脸上已经露出百分之二百的嫌恶之色，说道：“打住吧，这位帅哥，你先把戴强生时都没弄干净的眼屎给清理一下好吗？你看你自恋到什么程度了？”

他从宽大的垮裤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仔细地擦拭着眼角。那姿态就像某朝代的小家碧玉在整理妆容。

齐筱玉倚着座位靠背，双眼里流泻着类似怜悯的光，只是那种光一瞬间就陨灭了，她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喝了一口曼特宁之后，轻声

说道：“你总这样和我出来好吗？昨天你家扬扬又给我打威胁电话了。我怎么觉得就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

他放下镜子，打了个哈欠，喝了一大口面前那杯甜得发腻的巧克力，放下杯子。嘴上还黏着好几点棕色的黏稠液体，笑着说：“你根本不用理会那丫头，这几天是她的生理期，心情恶劣。每次都磨叽在我们乐队租的地下室里，和我说学校遇到的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又不是知心姐姐，再说她学校的那些鸟事我根本就不感兴趣，什么积极分子名额啊，什么公费出国名额啊，什么系干部之间的尔虞我诈啊，这些我统统都不想听。”

曼特宁在她的口中流转，那种味道让她很满足，她低声问道：“难道你一点不怀念学校的生活？”

尤殊波的脸上仍然挂着没心没肺的笑容，只是他的声音却稍显严肃。他说：“难道你不怀念吗？”说完他继续笑着，把巧克力喝了个精光，“我说，你减肥也不用连累着我不吃午饭吧？咱们去吃烤肉大餐吧。”

齐筱玉点了点头，招呼服务员结账。在她掏钱的时候，尤殊波忽然说道：“对了，明天我们乐队要去一个新开的 BAR 演出，你要不要来唱两首？穿着你那件鲜红色的连衣裙。”

他只是不经意地问问，可是她的手却停在了半空，足足三秒钟。当凝固的一切（包括时间）恢复常态的时候，她冷冷地看着对方说道：“烤肉大餐取消。”

一个下午的时间，饥肠辘辘的尤殊波跟在齐筱玉屁股后面追问着为什么不去吃烤肉。却又不得不继续游荡于各大商场之间，继续扮演着小跟班的角色。

夕阳西下，尤殊波被女朋友司徒扬的电话叫走了。齐筱玉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径自走向一家西餐厅。

一个人在公共场所用餐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这种高档情侣聚集地。RIVIERA 餐厅的客人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余下的百分之四十则是那些很有情调又荷包满满的国产小资人士。

昏暗的灯光，从角落音箱里流泻出的意大利文歌曲，满墙的古旧

照片，使这座餐厅渗透着清幽的古典韵味。她坐在墙边的双人座椅上，点了一杯无酒精鸡尾酒和一份巧克力火山。店员是爱尔兰人，和她已是老相识，所以也熟知她的喜好，对于这样的 ORDER 并没有表现出诧异。

她一边喝着甜甜的辛德瑞拉，一边悠闲地摆弄着手机，她把日程都输在手机里，今天的任务就是逛街放松，明天要去补习英文，后天去驾校学车。她总是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一个礼拜要有一天逛街，有一天学英文，英文课是一对一的外教教学，她在某个英语培训学校办了 VIP 卡，她一直很喜欢英文，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现在去上课对她的语言提高帮助已经不是很大了，仿佛只是为了找个外国人闲谈而已。学车的话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她十几岁就会开车了，只可惜还没有驾照，所以那个小证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她想着这几天应该做的事情，企图让自己忽略在此时此刻，在这座城市的某家酒店里，她那些昔日的高中同学们正欢快地相聚、寒暄、举杯的景象。她望着桌子中间那个蓝玻璃杯里盛放的彩色蜡烛，只能苦笑。

手机响了。不能接。一定是洛可可，她的闺蜜，她的高中同学。她们高中三年始终形影不离，她们了解彼此的忧伤和痛苦，但此时可可还是会打电话来催促她去的，因为有些事情是可可也不知道的。在可可的眼里她的形象比女超人还要小强，可惜，她不是。

手机响了三次，每次都持续很长的时间。她就任由它响着，她不看它，只是喝着酒，没有酒精的酒。

她百无聊赖地注视着前面的餐桌，一对男女正共进晚餐。男人背对着她，看起来个头蛮高，留板寸头，从背影评断就知道没什么品位。女人倒是长得落落大方，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柳叶弯眉下，眼睛不是很大，却闪着清秀的光，淡粉色的腮红显得很妩媚，嘴唇没怎么修饰，不过看上去无伤大雅。

齐筱玉发觉自己找到了事情做。她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前面餐桌的情况，观察人们的举止是很有趣的。

那女人扎着马尾辫，穿着粉色长袖 T 恤，从筱玉的角度看不到她的下装。她不怎么说话，在两人的交谈中似乎总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她时而点头，时而“嗯”着附和一下。那男人话很多，似乎有很

多感怀需要抒发，他说话的时候肩膀都在抖动。突然，那男人好像正说到什么义愤填膺的事情，竟然拍了一下桌子。女人没有什么反应，大概是习以为常了。只是把齐筱玉吓了个够呛。

她不再看那对男女，而是掏出 I-TOUCH，塞上耳机，又从包里取出那份折了好几折的简历，开始修改。

过了半晌，她觉得周围似乎有些嘈杂。她将耳机取下，发现声音源头正是对面的那桌情侣，准确地说，是那个男人。

“什么？你……你真的要和我分手？”看来他被无情地甩了。

女人的声音听不清，大概是在阐述多么的难以忍受他，多么的想要离开他。

“你怎么能这样？我们相处三年了，我们不是一直过得很好吗？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你太残忍了！”他似乎很受伤，一个受伤的男人等同于野兽。他狂喊的声音搞得满餐厅的人都竖着脖子观望过来。

齐筱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瞪大了眼睛直视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女子站起身来了，筱玉终于看到她穿的是白色的正装长裤。女子拎起提包一言不发地朝门外急匆匆地走去，经过齐筱玉身边的时候还在空气中散落了一些 DIOR 真我的香气。那男人迅捷地站起身追了过去。这时，筱玉看清了他的脸。哦卖糕的！竟然是几天前在法国梧桐下见过的变态男。那男人慌不择路地撞到了她的桌子，把剩下的半杯辛德瑞拉无情地碰洒了，可怜淡黄色的桌布和筱玉那洁白的连衣裙，就这么沾染上了朵朵粉红色斑点。他一点道歉的意思也没有，准备拔腿继续追出去。齐筱玉眼疾手快地抓住那男人的衣袖，说了一声“先生，你不能就这么走掉！”

他愣了一下，脸憋得通红，根本不看她，只是一心想要追上女友。可是她根本不放手，横眉冷对。

他拧不过她，转向她正准备理论，在幽暗的灯光下，他看清了她的脸，又看到了她衣裙上的污点，想说出口的话一时间却说不出。

齐筱玉开口了：“这位先生，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不过你这次可真让我 SHOCK。虽然我知道你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过还是麻烦你先把给我带来的困扰解决一下。”